

# 我的青年時代

王

洗

## 慈禧與先祖間軼事

我家雖是書香門第，但不是名宦之家。祖父譚國均，於苦讀中舉後，進京會試，得中同治七年會魁（即江蘇省進士第一名）殿試時考官荐其卷於前三本，照例不是狀元，亦應榜眼、探花。適逢慈禧太后主試，看他名字「王國均」，音同「亡國君」，內心不悅，改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。

因此原籍武進故居，大門內懸有金字大匾額「進士第」。大概因寒素的關係，申請外放，遂歷任安徽阜陽桐城縣知縣。家中儲藏室存有許多銜牌，諸如某某科舉人、某某科進士、某某縣正堂，還有肅靜迴避的前導牌。祖父爲官清正，我家儲藏室內，亦有幾件萬民傘。祖父在未中進士前已有文名，因他曾做過人文薈萃之地的淮安府教諭，門生中有楊士驥做到直隸總督，楊士琦做到農商總長，李盛鐸做到江西省長。祖母楊氏無錫人。祖父生於道光十六年，卒於光緒二十五年，享壽六十三歲。著有橫谿草堂詩集四卷、制藝十卷，雜著文賦二卷。祖母出生和壽終之年，我都不知道，不過祖母是逝於故居正寢，我隨父母

親和全家老小跪在榻前，看她安詳的離開人間，大概享壽七十二歲。

我父親譚倬，字雲五，筆名抱石，是祖父的次子，前清附生（即秀才），曾在杭州知府衙門當過文案，因爲知府太太，虐待婢女，幾位年輕幕僚不平，將婢救出逃亡，知府大人一怒，參了他

，而撤職。因此，到日本留學，攻法律，所以他

通日文。宣統元年回國，任商務印書館編輯，至民國五年，而赴福建，在許世英省長任內做幕僚，許省長內調交通總長，他隨同進了交通部，派爲航政司主事（相當於今日的專員），後來升至航業科科長。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八日，心臟病猝發，逝於辦公室，享年僅五十一歲。因爲他通日文，在部內曾兼任「交通月刊」主編多年，手稿，每期都有航政方面的文章發表，大部分譯自日文，我在中學大學時，常常翻閱，因此對航政

，那是孤本了。

由於父親擅長書畫，收藏名家作品和印本不

少，從小我浸潤在中國傳統美術的環境中，不知不覺亦喜愛它。父親既會下圍棋，又會唱崑曲，而且能呻笛，所以我略有他的遺傳，喜歡唱崑曲。

我小時，父親在上海工作，偶爾回家住幾天，父子之間不常接近，雖然母親（袁氏佩秋逝於民國三十九年，享壽七十四歲）督教很嚴，但常貪玩，不喜讀書，習慣亦不好，如喜歡學販夫的吆喊，和尚的念經，有時溜進戲院看白戲，我之喜愛平劇崑曲，可說自小即養成癖好。民國六年冬，隨父親到北京，就讀於北京第七小學，原是八旗小學，老師學生絕大多數在旗，只有我兄弟是南方來的，上課聽不懂老師講些什麼，自然成績不好。

少年舊事迷途知返

當時與同邑湯滌（定之）先生齊名，有潤格，外界求畫的人不少，可惜我在臺灣沒有他的手澤，現在我僅存有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「交通史」，在住家附近的尚志中學（教育總長范源廉先生所

創辦)讀書。我一直不用功，同書桌的同學章君是位戲迷，他經常帶我去廣和樓富連成科班，聽馬連良、譚富英的戲，上課時不但不好好聽講，總和章君談戲，有時還做出戲台上的動作，引人發笑，老師除面加斥責外，實在把我沒有辦法。

我去聽戲，都是瞞了父母，說與同學到公立圖書館去看書，出門回家都帶了書包，半年多沒有被發覺，有次我將前一天的戲單(戲目和演員的名單)遺留在桌上，被父親發覺，那天我謠說是到圖書館去看書的，父親勃然大怒，說我荒廢學業不好，說謊話更不好，拿了戒尺，打我左手十下，罰我說謊，又打右手十下，責我荒廢學業，叫我跪在書房，自己反省。跪畢，命我將說謊話、偷看戲、受責罰的事實，寫了一篇週記，經父親潤色贍清後，命我送給國文老師看，我覺得在家受責，外人不悉，繳給老師，別人得知，好難為情，懇求免予送去，父親堅執不允，只有遵命。

國文老師陳屯(字冕雅)先生，是湖北浠水人，時任神州通訊社社長，兼任教席，一口鄉音，可是儀表雍容，講解認真，同學們最敬愛他。他看過後，在我的文後，批了以下幾句：「該生平日成績太差，實因涉足戲院，荒廢學業所致，此次謊欺父母，已受重責，而該生竟能不諱，自述全文張貼於學生成績欄內，使全校同學週知，用以激勵；這項措施，益使我羞慚萬分，好

多時間，不敢抬頭走路。

頑皮的我，雖受這次大教訓，那能一夜之間改變習性，以後聽講仍不甚專心，所繳作業，未經父親改過，依然文字拙劣，陳老師又在文後批道：「該生近又怠於振作，文字漸復舊觀，應多加努力，毋負嚴父業師之望，勉之！勉之！」

給分大為減少。陳老師書法端正，語重心長，我一次一次的接讀他的批示，漸漸覺得自甘暴棄，決難逃過陳老師的明察。翌年終於考上了師大附中。

這一次父親和陳老師給我的教訓，在我少年的心靈上，影響最深，不但糾正了我說謊話的毛病，以後從公家友，總以誠實自勉。

國民革命，北伐成功，陳老師南下，轉任內政部民政司科長，在抗戰期間，以績優晉升民政司司長，及首席參事。在重慶時，我服務交通部，公務上有來往，常承他獎許。抗戰勝利，他復員南京，我移駐漢口，未再有機會相晤。中共竊據大陸，陳老師憂傷憤慨，不久就在南京逝世。

## 中學時代沉緬平劇

中學時，由於沉緬平劇，沒有好好讀書，成績平平，只有地理一科比較好。讀畢二年，父親要我考北平交通大學預科，第一次應考當然失敗

，記得國文題是「忠信行篤敬論」，我無從下筆。三年級讀畢，父親又叫我去考，還是沒有取

，國文題是「佳兵不祥論」，不知說些什麼。畢業後，父親嚴厲告誡我，如再考不取交大預科，就不讓讀書了，真是緊要關頭。記得那次考試，

國文題「論中蘇條約之簽訂」，那時外交總長顧維鈞甫與加拉罕簽訂該條約，報上時有論載，我

尙應付得過，其他英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考得都不好，惟有地理一門，自覺還好，榜示出來，我考了正取最後一名，後來打聽，才知道地理一門得分九十五分，各門平均，總算合於錄取標準，這是我以後能進入交通界服務的關鍵所在。

我父親對兒子們一向嚴肅，我們都怕他，平日不敢多接近，因此身教多於言教。他的老長官許世英總長書贈他一副對聯，上寫着：「非淡

無以明志，唯至誠乃能感人。」他生時一直珍愛的掛在書房，我從小就熟記。他從政，官祇至科長，所幸有兩本著作，在商務印書館印行，一是

「地方行政要義」，一是「交通史」留在人間。

促短父親壽命，雖是心臟病突發，但一年之前，先兄王沖以第二名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系，分發交通部路政司工作，不過一年，即以肺膜炎早世，他憂傷過度，亦是最大的原因。我和弟王治，(曾任南潯鐵路局工務段長，抗戰時，任糧食部倉庫工程處總工程師，以廉能耿直負時譽)雖在父親生前都已同入交通大學，但父親沒有看到我們成家立業，我們未能稍盡人子之道，是我終身遺憾的。

## 交大時代課外活動

民國十三年九月至十七年六月，我在北平交大，讀了四年書，在這四年中，家庭發生兩次大變故，長兄王沖於十二年上海交大畢業後，任職交通部路政司兩年於十四年患肺膜炎早世。十五

代時年青的我

年我父又在交通部航政司辦公室內，因心臟病發，遽逝，我連遭大故，自然身心大受創傷。國家在這一時期，正處於國民革命高潮，政局動盪，戰事頻仍，學校經常處於不安的狀況。說起學業成績，實在慚愧，我遠不如許多同學。

北平一向是我國教育文化中心，好的學校雖屬不少，但許多學生爲了畢業以後的就業着想，趨向於幾個熱門學校，如清華畢業後，可公費留美，交大和稅務、鹽務專門學校畢業後均可分發任用（月薪有五、六十銀元），軍需軍醫學校和師大在學即有公費，畢業後一定派事，所以這些學校，每年招生，報考人數特多，競爭亦最激烈。

我懷着緊張沉重的心情，第三次報考北平交大管理科，那年報考人數約有兩千人，預科英文班、俄文班各取新生四十名，考試課程是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歷史、地理，所答都不滿意。放榜之日，硬着頭皮，前赴李閣老胡同校門看榜，兩眼酸麻，眼花撩亂，從前面看，從後面看，都沒見我的名字，後來陪我去的朋友，先發現了我的名字在榜上，原來考了英文班的正取背榜（第四十名），後面還有備取十六名，我夾在榜的中間，眼花沒有看見，當時我像觸了電，急忙回家，大喊我已取了，考上了。後來託人打聽我的成績都不好，所幸地理得九十五分，平均以後，勉強達到錄取標準，雖然後來備取的亦都一律准予入校，但我總是很險啊！

在校時代，記得校長是張福運先生（山東福

山人，係由航政司長調任，國民政府時代曾任財政部關務署長，政績卓著），繼任是朱我農先生

（江蘇寶山人，精通英文，外交官出身），最後是姚國楨先生（安徽貴池人，曾任交通部次長）。

教務長先後是胡仁源先生（留英，曾任北京大學長，後一度任教育總長），金國寶先生（留法，曾任京漢鐵路總務處長），陳天驥先生（留美），教授很少有專任的，大部份是兼任，計有

關賡麟（曾任路政司長）、顧宗林（曾任郵政司長）、陳蘭生（曾任鐵路聯運處副處長）、陳體誠（曾任京漢鐵路工程司）、許傳音（留美博士，路政司辦事）、楊汝梅（留日，審計院廳長）

、楊衆先（留美博士，交大校友）、趙傳雲（留美，交大校友）、顧宗葵（國文老師，路政司辦

事）、朱錫齡（預科主任，江蘇人，北大教授，後任江蘇教育廳祕書）、宋建勳（福建人，留美

，係航政司科長兼任，抗戰時期任重慶商船專科

學校校長）諸先生。

我在交大，喜做課外活動，尤其是愛國運動，多理由，說明海關不應兼辦航政，主張交通部應該收回事權，各地設立「航政局」，接管其事，並擬了些組織大綱；那時不過表示些粗淺意見，充充篇幅而已。不想幾天後，順天時報（日本人

在北平所辦的華文報，當時銷行甚廣，很有勢力

）竟全文轉載，不久以後，南滿鐵道會社又將它

翻譯成日文，刊登於「支那航業」一書中，大大

的增加了我以後寫作學術性文章的勇氣。

我在交大讀書時，父親任交通部航政司航業科科長，正奉命主編「交通史航政篇」，我空了，常翻翻他老人家的草稿，有時節錄些資料下來，另行參考些書籍，並加入個人對於航政海運的意見，寫了約有四、五萬字的一本書，定名爲「中國航業」，透過我父執方毅先生，打算請商務印書館出版。那時王雲五先生初主該館編譯所

，我這稿子，編入該文庫第一集，在民國十七年間出版，這是我第一本專書問世。以二十一歲的大學生，能在當時第一家大書局出了一本書，自己總是覺得異常興奮的，至於二百銀元的稿酬，

絡鄉誼，也有些具有愛國心，暗中參加國民黨，作政治活動的。我與黃叔喬、傅達、王世弼諸同

學，組織江蘇同鄉會，人數雖不多，却出了一種

季刊，先命名爲「蘇光」，出了兩期，加以充實

，改名爲「交通經濟彙刊」，內容說不上好，但

是十六開的版本，五彩的圖案封面，每期印一兩

在青年人看來是其次的。

我從小好交友，喜歡替人做事，在交大時代，我會做過兩年級長，常與別班接洽事務，有一次全校學生對於學校所收講義費認為太高，要我出面與學校當局交涉，主管答稱謂不昂貴，我就將學校的單價，持向各紙店和印刷廠，請他們分別出具估價單，核比學校單價便宜很多，我公佈了全部估價單，再向校長請願，果然後來學校減收了講義費。此事頗得到別班同學的讚許。

那時我為「交通經濟彙刊」籌集經費，還在校開了一次售票的遊藝會，演出「一片愛國心」及「慳吝人」兩話劇，由畢業校友邵覺、趙元祥和在校蘇籍同學徐申初主演，曾轟動一時。國文老師顧宗葵先生勸我多唱崑曲，有助於身心氣質之修養，我約集蘇籍同學王祖潤、湘籍同學胡成龍組織崑曲社，經常研習清唱，並協同愛好京戲的同學，成立京劇研究社。當時課外活動，學校並不輔導，聽由學生自己組織，我為這些活動，付出了不少時間，影響學業，成績一直平庸。因為辦理學生活動，編印刊物，集會邀請，增加了我發表意見，主持會議的機會，亦增進了語言寫作的經驗，後來進入社會，似乎得到不少好處。使我益信，凡事都有因果關係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，肯助人，才能得人之助。

### 師友舊遊死生偶然

我的弟弟王治小我三歲，亦畢業於交大唐山

學院，主修土木，在侯家源先生之下，任職鐵路工程段多年，後任糧食部倉庫工程處總工程師，頗有廉能之譽。我兄弟三人，分在滬平唐三院肄業，抗戰時，我曾在重慶交大兼課，現在又在新竹交大任教，所以我與交大的關係不能不說相當的深厚了。

交大平院校舍係接收前交通部鐵路管理學校與郵電學校校舍，大門建在李閣老胡同，正對大門，闢有一條寬闊馬路，兩旁種植高大槐樹，濃蔭蔽日，從校門內望，甚覺深邃。教室均係單層

，分幢排列，建於馬路兩旁，行列整齊，有如官衙。校舍與交通部（大門在西長安街）及交通博物館（大門在府右街）毗鄰，均有門可相通。

那時大學學制，是預科兩年，本科四年，不收女生。同學多長江以北各省籍貫，身強體壯，衣着樸素，很少有穿西裝的。家庭富有的同學，如劉鼎新、沈恩壽、趙元祥、羅英等則多着綢質袍褂，絲襪革履，一派少爺公子風度。學生領導人物多係高班次，那時常做大會主席的是盧光婁，

### 新產品硬盒長支長壽牌香菸簡介

一、為應消費者需求，使用硬盒包裝，美觀大方，攜帶方便，不易變形，自用、餽贈兩相宜。

二、長期試驗研究精選改良型長支濾嘴，增加於支長度，不僅保持長壽牌香菸原有香醇風味，而且適度降低尼古丁及焦油含量，符合時代之潮流。

### 新產品梅花牌香菸簡介

一、為符合時代潮流採用高效率新型複式活性碳濾嘴，增加過濾效果，減低煙流中尼古丁及焦油含量，並藉活性碳之特性，有效吸除其他氣體中對人體健康有害之成分。

二、經長期研究試驗精選國內外高級菓葉及香味料配製而成，具有特殊高雅風味，適合國人嗜好，喫味香醇可口，少刺激、口腔感覺舒服。

公司董事長多年）幾位。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，北京各大專教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會，要求政府對日對英交涉採取強硬態度，拒絕強無理要求。學生有十萬人以上，情緒激昂。主席臺上，我見有顧孟餘、朱家驛、徐謙諸位教授和學生代表多人相繼發言，時間拖得很長，從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半，還未結束。我在交大學生行列中鶴立，饑寒難耐，遂走出行列，到附近尋覓小吃，等到吃畢，已見學生大隊遊行前赴東城鐵獅子胡同執政府，向段祺瑞執政請願，我不及趕上，先行回家，不久就聽到消息，學生與執政府衛隊衝突，學生被擊斃四十餘人，傷者二百餘人，造成轟動全國的三一八慘案。同班同學黃克仁（湖南籍，品學兼優）與我本排在一排，是日不幸罹難，我中途返家，幸免於難。到了十二月進入交通部工作，做了半工半讀的小職員。